

● 语言学

返实格立论

——介绍一种英汉口语修辞格

张文忠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文忠(1968-),男,湖北大悟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口语发展研究。

[摘要] 英汉口语中有一种较为常用但尚未列入修辞行列的语言手段——我们且称之为返实并试图为其立格。返实格具有比较固定的否定——肯定句式,其立格的客观基础是事物及概念间客观存在的蕴涵关系和语言本身具有的区别特征,心理基础是人们对准确意义的共识和对言语交际可接受性的期待。同时,本文也考察了返实格的分类,并与相近辞格进行了辨析。

[关键词] 返实格;立格;分类;辨异

[中图分类号] H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1-0117-05

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人们常常需要表明对人物行为状态的态度,抒发好恶爱憎褒贬的感情。为使态度鲜明,感情强烈,说话人往往有意无意使用一些强有力的修辞手段,以求获得相应的表达效果。与书面语言相比,口语表达更为灵活多变,言语材料的收集难度更大。因此,近年来虽有修辞学者(如谭永祥)致力于口语修辞的研究,但口语修辞仍然是修辞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园地”^[1](第222页)。就口语交际而言,排比、双重否定等句法层面修辞的恰当使用能收到很好的语用效果,比喻、夸张等词汇层面的修辞手段的使用也常常有助于创造幽默而轻松的交谈气氛,使口语交际顺利进行。本文探讨的是汉英口语交际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否定用法,旨在从辞格的角度对其进行立格。

一、现象与定义

试比较下面两种否定句:

(1) It isn't *cold* in Guangzhou in winter; it is *warm*.
(广州冬天不冷,倒是暖和。)

(2) It isn't *cold* in Harbin in winter; it is *freezing*.
(哈尔滨冬天不是冷,而是冻得死人。)

不难看出,上面两句表层句法结构完全相同,但说话人意义、听话人接受心理以及表达效果都有明显差异。第二例中的否定有别于一般否定句。这种否定虽然引起国内外一些语用学者的注意,但并未受到修辞研究者的注意,能否将它作为一种修辞格这一点并未取得一致。

例(2)中前半部所使用的否定 Horn 称之为“元语否定”(metalinguistic negation)、“外部否定”(external negation),被否定的部分 *cold* (冷)和随后予以肯定的部分 *freezing* (冻结成冰的,寒冷的)具有蕴涵关系,是上下文关系中的一种,被称为荷氏关系。沈家煊广泛研究汉语的这种否定句后,认为它否定的不是真值条件,而是适宜条件,是对表达方式的“不适宜(不适量)”所进行的修正。而这种否定句都是“引述性的否定”和“辩解式的否定”,是一种“否定由适量准则得出的隐含义”的“语用否定”。徐盛桓称之为“标记性的否定”(marked negation),并称这种否定句为“含意否定句”。徐认为,它是一种语言表达/运用的技巧,是一种语言策略。笔者认为,上述第二例表

明,这种语言策略是汉英口语交际中比较常用的手段,应当列入口语修辞格之列。

首先,从形式上看,都由两个分句构成,且前一个分句为否定形式,后一个分句为肯定形式。徐盛桓称前句为“本句”,后句为“义句”。其次,从内容上看,两个分句独立时表达的是相反的命题,形成表面语义的前后矛盾。第三,后一分句肯定的部分和前一分句否定的部分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它们可以是词性、句法功能相同且属于同一个语义丛的词语,即符合所谓“荷氏关系”的词语,也可以是意义内容相近的摹状词(罗素《数学哲学》术语),且后者蕴涵前者(love 比 like 喜爱程度更深,“能屈能伸”较之“顶天立地”更胜一筹)。第四,从整体意义上看,前一个分句也应当理解为肯定,后一个分句作进一步肯定。再看两例:

某外教对于某专业女生不惜健康片面追求身段苗条的风气颇不以为然。某日外教正进课室,恰逢两位男生评论一位正实施减肥计划的女生与半年前比已减至“合乎苗条标准”。外教熟知“合乎苗条标准”的含义,半开玩笑地说。

(3)“She is not *slim*; she is *sketchy*.”(她不是苗条;她是骨瘦如柴。)

又如,争吵中难免出言不逊甚至语出伤人。指责对方挑起争端可谓司空见惯,泼妇骂街也时有耳闻。

(4)——打你活该,谁叫你骂人的?

——我骂的不是人,我骂的是狗!

这两例和前面两例稍有不同。女生以苗条为美,而瘦是苗条的主要特征。例(3)中外教先否定男生谓女生之“苗条”(slim),亦即否定女生的“瘦”,继而又说她瘦削得只剩骨头架子(sketchy),正是实事求是,道出了他对片面追求苗条的行为及后果之态度。此语无责备之意却让人反省,符合他的身份。听话人自然心领神会。例(4)中的答话人先否定被骂者是“人”,进而更将其等同于“狗”,进一步否定其为“人”。在汉语言文化里,“狗”被视为低贱动物,指人为狗是降低听话人的人格,伤人于口。这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和前面两例一样,只不过在第四点上刚好相反。从整体意义上看,前一个分句应当理解为否定,后一个分句作进一步否定。

一种语言现象或策略能否成为修辞格,不仅要看其表现形式,还要看运用这种语言现象或策略所产生的语用效果。

上述这种辞面语义矛盾、以否定衬肯定、最终返回说话人本意使其得到进一步肯定或否定,并使说话人得以更好表明态度和抒发感情的修辞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返实格。在日常非正式口语交际场合中,这种方法有较广泛的运用。

二、返实格的立格基础

言语交际活动必然涉及特定的交际条件及范围,已知的条件和范围构成言语行为的前提。说话人在通常情况下说出的话语与前提范围相符,而使用返实时,言语形式故意悖于已知的前提范围。“修辞立其诚。”这种故意的悖论为什么又能够使听话人准确无误地把握说话人的真意呢?这是因为,返实的心理基础是“实”。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对意义是否准确通常能达成共识并且尽量满足交际对象对言语交际可接受性的期待。在运用返实格时,准确性表现为后一分句对意义内容的进一步肯定(或否定),这是说话人真情所寄,实指所在。前一分句实际上表“虚”,为后面跳跃性抑或扬提供引起巨大反差的映衬。返实辞格中的“虚”的目的不在于制造悬念而在于巧妙铺陈,“实”的目的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准确恰当。虚以衬实,虚以显实,将一对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

返实的客观基础是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和表现形式。听话人求“实”与说话人述“实”正相符。由于这种辞格多用于口语交际,为避免误解,说话人常常以副语言辅助,通过控制语音的长短轻重、节奏的舒缓紧凑及语调上的抑扬顿挫,或者伴以体态语言进行修饰或补充。上面说过,返实格两个分句中构成包含关系的部分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且后者在程度上超出前者。两者有意义上的蕴涵关系,由于该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这种蕴涵关系对于使用该语言的人而言是十分清楚的,不会造成误解。在返实格的运用中,前者表虚,后者表实,相反相承。

表虚和表实部分在汉英句法实现上也有限制性特征。如果包含关系中表虚部分(前者)使用了表程度的修饰语,则表实部分(后者)必须使用程度更高的修饰语。在汉语中,除表否定的反问句外,表虚部分的否定意义以“不是…”表示,如果去掉“不是”的“是”字,则不构成返实格,而且显得突兀,牵强矛盾。同样,英语对这种否定词亦有限制,如可以说:

He isn't tall——he is *very tall*. (but 不能出现, tall 和 very tall 须重读) 和

He isn't tall, but *very tall*. (but 后不能加 he is, tall 和 very tall 须重读) 但不能说

* He isn't tall, but he is *very tall*.

返实格中用于表虚的否定部分也可用表否定的反问句式代替,如:

“这哪是鸡蛋? 这简直是鹅蛋!”(极言鸡蛋之大)

总体说来,返实作为一种口语修辞格具有下列特征:从言语行为看,具有鲜明的“故意性”,即说话人根据当前的目的和需要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言语形式看,具有结构的规律性,即固定的“先否定后肯定”结构模式;从

表达方式看,具有表意的准确性,即返实是为了表达的确切;从表达效果看,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听话人由惊到奇。

使用返实修辞格时,说话人通常利用听话人的思维定势,先反其道而行,待峰回路转,又跃在前方,令听话人最终准确无误地理解说话人所实指的,即想要表明态度或想要抒发的真实感情。前半部语意与听话人所期望的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虽然目的不在于制造悬念,但实际上大大出乎听话人意料之外,增加了听话人的注意力,在听话人心理造成一种不理解,为后半部扭虚转实、道出令听话人心服口服的真情而积蓄气势。说话人说出口貌似不合逻辑,实则情理更真的话语,能收到逻辑所不能产生的跌宕的效果。在创造意境,渲染气氛上,往往给人一种新奇幽默的感受。

上面两例中,说话人通过使用一种貌似矛盾,实则相容的表达,造成听话人心理上由惊到奇的强烈反差,收到极佳的表达效果。

三、分 类

返实修辞格按照其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可分为两式,一种是先扬后抑式返实(可称为一式),一种是先抑后扬式返实(可称为二式)。本文前面所举四例中,前两个属于一式,后两个属于二式。现分别举几个笔者录下的实例加以辨析。

某君对武侠小说深恶痛绝,认为不少青少年之所以想入非非甚至“走火入魔”,皆因沉溺于武侠小说不能自拔。不幸的是,其妻极嗜武侠小说,每每如痴如醉,且毫无节制。两人矛盾愈来愈深,终致夫妻反目。这位妻子一天又与女伴讲起她与丈夫的分歧,女伴劝告说,“那种东西还是少看为好,不要总惹他生气。”“我不是要惹他生气;我要把他活活气死!”“活活气死”大概不至于,那位妻子不过是极言矛盾之深已不可调和。就听话人而言,当听到“我不是要惹他生气”(说话人扬)时,以为其关系尚可补救,当听到“我要把他活活气死”(说话人抑)时,心中必定惊乍于那位妻子如此的恩断义绝。

一位美国游客在观光回城的路上向导游小姐讲述他年轻时给旧金山一家洁具公司当推销员发生的一件事。他敲开一家大门,里面走出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当他说出来意,并拿出一瓶洗面奶时,那位妇女一把扯下面纱。“She was not angry; she was furious.”游客对导游小姐说。原来那位妇女3天前买了一瓶和他推销的同样品牌的洗面奶,结果用后起了满脸疙瘩,见不得人,只好用面纱罩住。游客的话道出了那位妇女怒不可遏的情状:不是一般的气愤(扬),而是万分愤怒(抑)。后一句才是游客更为恰如其分的描述——非用furious(暴怒)一词不足

以表达那位感觉上当受骗的妇女的怒火中烧。

有一件事笔者记忆犹新。1992年冬天的下午,我到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一对美国夫妇家作客。在他们住所的阳台上看外面的湖水时,我说了一句:“I'm afraid it is going to snow.”女主人接了一句,“Yeah, I think so, too.”男主人跟着也说了一句,“I don't think so; I believe so.”男主人用的先抑后扬,表明他对“会下雪”的确信不疑。

熟悉电影《英雄儿女》的观众可能都忘不了这么一个镜头:主人公王成负伤住进战地医院,但前线战斗激烈。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于是王成从医院溜回营地,向团长请求归队。团长不允,王成便软磨硬泡,团长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一路上对团长嘻皮笑脸。最后团长停下来,审视着归队心切的王成。王成见团长似乎心动,便满心喜悦,对团长“嘿嘿”笑了两声。团长也会意似地回了他两声“嘿嘿”。看到这里,不用说王成,就连观众都以为团长同意他归队了。忽然,在一刹那间,团长脸上的笑容没了,换上的是一副严肃冷峻的面孔。不用说,还是不同意。观众看到这里都禁不住大笑起来,原因是演员的表演创造了一种先扬后抑欲抑先扬的戏剧效果。表演诉诸视觉,话语诉诸听觉。但表演所产生的视觉心理效果与话语产生的听觉心理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判断语气的“先扬后抑”或“先抑后扬”可有以下标准:语义对话语所指对象有利有益或有褒,则为先抑后扬;反之,对所指对象有害有损或有贬,则为先扬后抑。例如:

It's not a bit difficult;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试题)不是有点难,是特别难。从考场走出来的学生对试题难度的评价,先扬后抑)

I do not think that win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winning is the only thing. (在我看来取胜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取胜是唯一重要的事情。Bill Veeck语,先抑后扬)

他家不是很穷;他家穷得不能再穷。(一名工人对下乡时住过的一户农家的印象——先扬后抑)

你的烟不是难戒;你这样戒法,是绝对戒不掉的。(妻子数落丈夫屡戒屡抽——先扬后抑)

四、返实与几种相近辞格的比较

返实格作为一种独立的辞格可以同矛盾格、抑扬格和映衬格区别开来。

(1)矛盾格是说话人用主观臆想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来说理或表达更深沉更强烈的感情的一种修辞手法。运用矛盾格的客观基础是事物间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矛盾格表面看来也荒谬绝伦,却真切反映了事物

的内在联系。如: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的声音。英文歌曲名)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运用返实格的客观基础是说话人所指对象存在的具体表现,用来说理或抒情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或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如:

他不像跑来的,他像飞来的。(言速度之快)

Max doesn't have *three* children—indeed, he has *four*. (迈克斯的孩子不是三个,而是四个。)

(2) 撇言(也称抑扬)是一种故意将次要事物贬抑,借以提高主要事物的修辞手法。它常用于两者相比,说话人有所取舍。如: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杜秋娘《金缕衣》)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

返实则不同,它不是对两物进行比较,不存在取舍。它利用的是包含关系中隐藏的确切性,追求的是表达的准确和尽量接近真实。如:

I'm not *bad*, no; I'm *rotten*. (我不是坏,我是坏透了。电影“Scent of a Woman”中男主角台词)

(3) 映衬是揭出互相反对的事物来相映相衬的辞格。这种辞格将相反的两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说的一面分外鲜明,或所说的两面交相映发。清人毛宗岗说,“文有正衬与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其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为加倍乖巧,其正衬也。”但返实之“衬”乃“虚衬”,说话人欲实先虚,虚晃一招。如:

他不是撬门入室的小偷,他是持枪抢劫的大盗。

I'm not going to *beat* him; I'm going to *kill* him. (我不是要揍他,我是要杀了他。表敌视态度)

I do not *like* COLT (交际式教学法的英文缩写); I *love* it. (我不是喜欢交际教学法,我是热爱交际教学法。第二届交际式英语教学法研讨会上以一位发言人如是说)

这不是坐牢的罪行;这是掉脑袋的罪行。(言行为后果之严重程度)

返实不同于递进,递进的建格基础是逻辑关系,是意义而不是结构形式。返实则以形式上“先否定后肯定”及表面意义的前后矛盾为其显著特点。

此外,返实更不同于一般文字游戏,如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尽是输)”,或数字游戏,如说人对某事“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五、结束语

说话人通常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是要考虑听话人的接受心理。使用返实格正是利用了听话人的接受心理,从而巧妙抒发真情实感。用以说理入木三分,用以评论切中要害,用以褒扬恰如其分,用以贬抑痛快淋漓。有这么一则轶事,说一个能吟会赋的才子被一个财主婆请去为其祝寿捧场。这位才子素来鄙视胸无点墨而又故作高雅之徒,但碍于情面,别人诚心相请却之不恭。宴席之上众人执意请他吟诗贺寿,他便吟出一句:

“这个婆娘不是人。”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众人面面相觑。称寿星为“婆娘”已是不敬,怎敢骂她“不是人”?如此傲慢无礼,岂不是跟人过不去,也给自己惹麻烦?财主一家脸上难堪,尴尬场面如何收拾?众人惊魂未定,他又念出一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

众人听了,转忧为喜。吃人家的嘴软,恭维几句理当应该。财主全家脸上多云转晴,财主婆更是眉飞色舞,众人称道“好诗好诗”,各自放下下心来。且听他下文:

“三个儿子都做贼。”

三个儿子都做贼?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人家三个儿子各有职位,虽可能行贿受贿(国之贼也),怎可在“贼窝”骂“贼”?真是胆大包天,看你如何收场?

“偷来仙桃献母亲。”

儿子做贼原来是偷来仙桃孝敬母亲,真是孝心难得!有子如此孝道,必定前世积德今世回报。一惊诧,一释然,听话人几番紧张几番放松,情绪大起大落,最后终归平静。这种修辞效果令人拍案叫绝。是贬还是褒?是诚心祝寿还是存心辱骂?爆炸登场,从容下台,正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语言的使用讲求自然,修辞格的运用不是刻意追求得到的,真情实感是自然流露而不需刻意雕饰。只有适应题旨、语体和语境,使用修辞格才能获得好的效果。滥用辞格只会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同样,返实格的运用也只有适应题旨、语体和语境才能收到理想的修辞效果。

[参 考 文 献]

- [1] 吴家珍. 当代汉语修辞艺术[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2] 谭永祥. 修辞精品六十格[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3] Horn, L.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J]. *Language*. 1985, 61(1).
- [4] 沈家焯. 语用否定考察[J]. *中国语文*, 1993, (5).
- [5] 徐盛桓. 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含意否定[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4).
- [6]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

(责任编辑 何良昊)

On A Figure of Speech in Spoken Chinese and English

ZHANG Wen-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Wen-zhong (1968-),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rhetorical status of a special negation usage in spoken Chinese and English, which we call Fan-Shi (返实), meaning returning to the fact or truth. Three reasons have been outlined which underlie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such negation usage as a figure of speech. First, this negation usage depends on a fixed negative-affirmative syntactic structure; Second, the objective basis of this figure of speech is the entail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s and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the concepts of this relationship; Third,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is language users' consensus about the exactness of word meaning and their expectation of the acceptability of speech acts. Two types of this figure of speech are distingu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 of speech acts. A contrast is made between Fan-Shi and some similar figures of speech.

Key words: Fan-Shi Ge as a figure of speech; categorization; contrast